

從康德天才理論淺論康德目的王國以藝術 的形式展現出來的可能性

蘇立偉

雲林縣立蔦松國中、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採取詮釋學方式對康德「目的王國」思想進行探討，試圖探討「Katrín Flikschuh 提出的康德的目的王國是形而上學的，而非政治的」論點外，有沒有可能康德的目的王國以藝術的形式展現出來。首先，本文先初步描述 Flikschuh 論證出康德的目的王國是形而上學的，而非政治的（Kant's kingdom of ends: metaphysical, not political）。其次，探討康德美學思想中，藝術（中國古典舞）和道德關連的基本輪廓；接著，以此立場出發，詮釋康德的天才理論中「和諧」的美感、「精神」的超脫意境兩項表徵和「目的王國」的可能聯繫。從分析結果瞭解，對康德而言，理性理念不能有對應的直觀，藝術家卻企圖以創造性的想像力突破了理性的自我設限。藝術家的辦法是以想像力創造出的「美感理念」作為「理性理念」的象徵(symbol)。也就是說，舞者透過中國古典舞的身韻、身法外在的「美感理念」呈現其內心的理性理念(大公而無私)。這也是對康德的天才理論中「精神」的另一種詮釋。同時也說明了，康德的目的王國可以用藝術的形式展現出來，也就是以中國古典舞的群舞演出(美感理念)象徵康德的目的王國(理性理念)。

關鍵詞：康德美學、目的王國、天才、中國古典舞

通訊作者：蘇立偉

E-mail: suliwe6375@gmail.com

DOI: 10.3966/2226535X2019010801003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康德的目的王國是一個倫理的共同體而非政治的共同體（劉鳳娟，2013）。弗里克舒（Flikschuh）認為柯斯嘉德（Korsgaard）受羅爾斯（Rawls）的共同立法者的正義社會思想的影響，把目的王國看作是由其成員交互強制和共同立法而形成的政治性系統整體，這種詮釋嚴重偏離了目的王國的「形而上學」性質，因為一個其成員之間交互強制的目的王國理念僅能是一種規範性的政治共同體概念（法權系統），而不像康德所說的「僅僅是個理念」（內在道德良知）。最後，弗里克舒論證出「康德的目的王國是形而上學的，而非政治的（Kant's kingdom of ends: metaphysical, not political）」（Katrin Flikschuh，2009）

本研究立場支持弗里克舒的論點康德的目的王國是形而上學的，而非政治的。尤其弗里克舒的結論時提到「當前目的王國的諸多解讀忽視了康德的兩種深刻認識，即我們向他人確立道德性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漠視這些有限性會招致的潛在的災難性的政治後果。」其擲地有聲的精闢分析背後，潛藏著知識分子的風骨及人文關懷的道腸，實在令人欽佩。但是筆者認為康德主張目的王國的用意，應該不僅止於論證「目的王國是形而上學的」或是「僅僅是個理念」，而是提醒人類在文明的發展過程，雖是「有限」（finite）的理性存在者，具有沈溺於人的貪圖享受和愛慕虛榮的弱點，但千萬不要忘記，「人類做為『理性存在者』必然具有『理性特徵』（rational nature）：康德又稱之為 Menschheit（humanity）。這樣的特徵……使得我們具有一種為自己設定目的，並採取手段加以實現的實踐能力。」（戴華，2018）；因此，「人類必須將自己理解成一個道德社群，其中用來制約所有成員對於『理性特徵』之運用的，是所有成員以『自律』的意志共同訂立的道德規範，以致於所有成員都願意追求和其他成員所追求之目的不相抵觸、彼此和諧的目的。」（戴華，2018）最後邁向這樣一個以和諧的目的為基礎所形成的社群，亦即「目的王國」。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提出「自由」之「實際可能性」（real possibility）

的論證，康德舉例說，一個為自己淫慾找藉口的好色之徒在面對死刑的威嚇，必定會放棄淫慾的機會而沒有其他選擇；但如果同樣以死刑相威嚇要他作偽證，那麼他完全不能否認他除了貪生怕死外還有其他選擇，即捨生取義，其原因如康德所說：「因此他做出判斷，他能夠做某事乃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應當做某事，並在自身中認識到通常沒有道德法則就會依然不為他所知的自由。」（李秋零，2007）再者，除了康德這種「思想實驗」的論證外，康德的目的王國有沒有可能以第三種型態出現，也就是透過中國古典舞的精湛表演，同時也讓觀眾從對象（舞者）上「反思」到自己的主體，進而發現「審美的最終歸宿是走向道德」，也就是說，透過舞蹈作品激起觀眾對道德理念（目的王國）的反思。如同康德在《判斷力批判》所說：「鑑賞彷彿使從感性魅力到習慣性的道德興趣的過渡無須一個太暴烈的飛躍而成為可能，因為它把想像力即使在其自由中也表現為可以為了知性而作和目的性的規定，甚至教人在感官對象上也無須感官魅力而感到自由的愉悅。」（鄧曉芒，2004），學者鄧曉芒深入解釋「實踐也是這樣的，道德實踐，你有了審美判斷力，那麼，你對人的道德這方面情感就有了更加細緻的體察。美是道德的象徵嘛。你通過人在審美活動中的自由感，你會猜測到人有一種自由的東西。」（鄧曉芒，2008）。由此，吾人所欲探究的命題是：康德美學的理論是否可以說明康德的「目的王國」以藝術的形式展現出來的可能性？據以上問題意識作為討論主軸，逐步聚焦出本文脈絡與討論面向。

二、研究方式與分析

本文係以詮釋學概念為研究基礎進行探討，美學部分以《判斷力批判》為主要文本，道德理論中有關「目的王國」的探討則以知名國際康德學者艾倫·伍德（Allen W. Wood）的看法為依據，另外文中採用的舞者訪談的三個案例，則轉引自蘇立偉在碩士論文「從康德美學論中國古典舞的道德意涵：以臺灣蔦松藝術中學舞蹈科為例」。依據問題意識引導，下文將初步地對康德美學思想中，藝術（中國古典舞）和道德關連的基本輪廓以為本文之開端。

貳、中國古典舞的道德意涵

「中國舞蹈作為一種理想，最主要的功能，即為修身養性」(廖抱一，2013)。「東漢傅毅的《舞賦》是中國傳世最早的舞蹈專論」(張燕，2007)，對盤鼓舞作了生動逼真的描繪，為今人紀錄下了兩千多年前的民族歌舞形式，因此是後人研究漢代歌舞藝術的一份珍貴資料。其中，就舞者而言，在從事盤鼓舞的表演過程，其容貌行止將其內心的修養，透過肢體動作、臉部表情及動人眼神表露無遺，我們可從《昭明文選》(周啟成等注譯，2001)的文段一窺堂奧：

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鼓，指鼓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揭合併。鷗[票鳥]燕居，拉[才選]鵠驚。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慙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嘆，諸工莫當。

白話翻譯如下：

當舞台之上，可以蹈踏出音樂來的鼓，已經擺放好了，舞者的心情非常安閒靜謐。她將神思寄寓在遼闊的蒼穹，望向遠方，沒有任何的牽掛。開始時，她忽而俯身向下，倏而仰面朝上，一下跳過來，過會兒又躍過去。儀態是那樣的雍容適度，簡直難以用具體形像來比喻。再舞了一會兒，她的舞姿像飛旋又似行走，可猛然間，身子突地筆直聳立著，接著忽地又傾斜下來。她不加思索的每一個動作，以至於手勢的一伸指、眼睛的一回瞥，都緊緊的應和著音樂的節拍。(正見網網站，2017)

上文中，深刻的描述舞者們傳達給觀眾的神情，其神情「安閒靜謐」、「沒有任何的牽掛」和「雍容適度，簡直難以用具體形像來比喻」，可歸納為審美中的無利害的自由感，再者，舞者的舞劇演出就是其藝術作品，透過其舞蹈動作（或是藝術作品）又如何和內在道德形成連結呢？讓我們繼續看下一段

輕柔的羅衣，隨著風兒款擺飄揚；長長的袖子，不時的左右交橫，飛

舞靈動，絡繹糾纏，宛轉嫋繞，與曲調的快慢合拍而得當。她輕柔的舞姿，好像即將棲歇入眠的燕子；而飛躍時的疾速身影，又像驚弓的鵲鳥一般。體態優美而柔婉，身段迅捷而輕盈，那整體的姿勢和神情，真是好到了極致，同時也顯示了胸懷的單純淨潔。（正見網網站，2017）

上文中，描述舞者們透過中國古典舞的身韻、身法，將舞者的內在道德修為毫無保留的傳達給觀眾，而其道德境界的形象顯現為「好到了極致」和「胸懷的單純淨潔」，也就是說，中國古典舞的舞者若欠缺內在道德涵養，其外在肢體表現再精湛，也不是真正中國古典舞所要求的、身心合一的境界。

她的身段、姿態和外貌、表情，能夠表達此時她內心世界的神志，早已超越了紅塵大千，正在杳渺幽冥的穹宇頂端徜徉。當她想到高山時，那動作便真有巍峨高山矗立眼前之勢；想到了流水，洋洋乎那流水之聲便表現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樂曲中間有歌詞，她也能利用舞蹈動作，將它充分表達出來，沒有使得觀賞者感嘆激昂的情致受到絲毫的減損。整齣舞蹈，在舞台上的展現，無論是她的表演動作，或氣氛掌握，真像高逸的浮雲般曠潔；而她的內心活動與境界，好似秋霜樣的皎潔、秋月般的圓融。如此高超美妙的舞蹈，使觀賞者嘆為觀止，樂師們也自嘆不如。（正見網網站，2017）

上文中，描述觀眾受到舞者們內在道德修為的觸發後，引起自己的審美體驗的同時反思到對於道德本體的敬畏，例如「她內心世界的神志，早已超越了紅塵大千」、「好似秋霜樣的皎潔、秋月般的圓融」及「使觀賞者嘆為觀止，樂師們也自嘆不如」，可見從中國古典舞中可發現「審美的最終歸宿是走向道德」，也就是說，中國古典舞藝術家是以舞蹈作品激起觀者對道德理念的反思。

從上述可知，中國古典舞的審美內涵中，即包含舞者的道德涵養，也就是審美與道德涵養在中國古典舞中密不可分。中國古典舞舞者（藝術家）是以舞蹈作品激起觀者對道德理念的反思，讓觀眾從對象（舞者）上「反思」到自己的主體，進而發現「審美的最終歸宿是走向道德」。而所謂走向「道德」？這個「道德」是指「個人」道德或「群己」道德？筆者認為中國古典舞的「道德」意涵是指向「群己」道德，也就是說，中國古典舞豐富的表現力，通過身韻和身法的表現會使優美的舞蹈動作帶出內在的思

想感情與內涵，體現出人性的特點，做人的標準、道德理念、思維狀態、價值觀等，而其舞蹈內涵想傳達的無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內（個人）外（群體）「和諧」的美感或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舞者對於這種「和諧」美感的創造經驗，筆者在訪談舞者的過程中發現，舞者常會將此經驗描述為：「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也正呼應康德所說：「天才自己不能描述或科學地指出它是如何創作出自己的作品來。」（鄧曉芒，2004）或是天才「是一種產生出不能為之提供任何確定規則的那種東西的才能。」（鄧曉芒，2004）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從舞者對和諧內涵的展現，來進一步說明何謂「不能為之提供任何確定規則的那種東西」，也就是康德天才理論的內涵。

參、從舞者對和諧內涵的展現中重新詮釋康德的 天才理論

中國古典舞是以意帶動肢體，也就是由內心的情緒帶動肢體才能充份展現的舞蹈。因此，舞蹈動作的美感和內在的道德心性是緊密相連的，對資深舞者來說，內在的道德心性甚至比外在的舞蹈動作來的重要，原因是內在道德是「因」它決定的舞蹈動作的美感是「果」。以下介紹一位目前任教於美國飛天藝術學院的資深舞者陳永佳，他同時為第一屆「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青年男子組金牌，是一位集表演、教學和編舞才華於一身的優秀舞蹈家，在受訪時表示：「以前跳舞是一種自由的釋放。現在我跳舞是內心的淨化與提升」（新唐人記者訪談，2015）。這句話我們可以理解為資深舞者陳永佳長期沈浸在審美活動的自由感中，在物我和諧的審美感受中，久而久之，自然而然的，意識到我們不可認識的本體，強烈感受到「道德本體」的力量。在 2018 年新唐人第八屆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專刊中，陳永佳作為今屆「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決賽評委之一，他說：「中國舞的內涵比技術動作更重要。以前的老舞蹈家們都在講，技術技巧是為藝術內涵服務的，高技巧只是一瞬間的展示，是外在的東西。而一個好的有內涵的舞蹈藝術作品能感染人，讓人回味無窮」（新唐人記者訪談，2018），以下將轉引蘇立偉在碩士論文「從康德美學論中國古典舞的道德意涵：以

臺灣蔦松藝術中學舞蹈科為例」中，針對舞蹈科其中三位學生的訪談記錄中，瞭解中國古典舞的和諧意涵是如何展現的。

我覺得跳舞最重要的就是坦然，這真的你要坦然的去面對你將要看到的每一個人。不管你覺得你的笑什麼僵什麼，臉很酸啊什麼之類的。就是你連跌倒你都要坦然面對吧，你就摔了，對啊。就好好去跳完，下一次是新的開始（舞者 A）。（蘇立偉，2018）

舞者 A 認為中國古典舞的最佳表現唯有在坦然心態呈現上，如此觀眾才能獲得最舒服的體驗。

可能曾經大家都會有過那種就是擺在中間，會覺得自己比較好的那種想法，或者是擺在旁邊就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好的想法，就是大家都是會有過這樣想法的，然後是慢慢磨才沒有。所以一開始我也是會有，就是會覺得說就是沒有擺在中間，是不是自己跳的不好，或是什麼的。然後之後就是有悟到一點就是說，因為可能就是因為那個位置，我在那個位置上，有我該做的，所以我才會被安排在那個位置上。這是我覺得我體會最大的，所以我剛剛說排在哪裡，都是有安排，都是有原因（舞者 B）。（蘇立偉，2018）

舞者 B 在群舞中雖被安排在旁邊的位置，但是卻可以正向看待這件事，因為在觀眾眼中，每個位置都可能被注視到，以觀眾的審美體驗為考量，放下自我的名利，以整體為考量，超越自我的利益感受。其崇高的心態猶如康德所強調的理性理念。對康德而言，理性理念不能有對應的直觀，藝術家卻企圖以創造性的想像力突破了理性的自我設限。藝術家的辦法是以想像力創造出的「美感理念」作為『理性理念』的象徵(symbol)。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種，體察到一種就是放下那些心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中就有一股很強大的力量，說不太出來。有時候身體還會整個很熱、發燙這樣子（舞者 C）。（蘇立偉，2018）

其實我那時候感覺，整個場停住了，就感覺觀眾都不會動了。就整個場我就想全部，跳舞的環境全部變成那個場景了（舞者 C）。（蘇立偉，2018）

從訪談內容得知，舞者 C 透過「放下那些心」的心態調整，讓自己順利進入審美體驗中，當研究者追問何謂「那些心」？他說：就是名利心、爭鬥心、怕心等，而其審美體驗中充分發揮想像力自由的力量，將舞台周圍想像劇目情節中的場景。這些審美體驗又如何可能？從康德美學究其原

因，應為「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此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讓舞者反思到一種其內在道德情感的感受，而這樣的道德情感的感受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國舞真正打動人心的地方，不只是外在的節奏和形態的變化，更是用形體語言展現出的身韻、也就是內在的神韻。中國古典舞的「身韻」奇妙之處在於，她與舞蹈演員內在的情緒和心態緊密相連，演員的性格特質，情感變化以及文化修養在身韻的表現中顯露無遺。中國古典舞最能充分表現內在和諧，一個動作到另一個動作的中間過程，往往體現古典舞和諧特點。雖然舞蹈理論充分顯示中國古典舞和和諧的內在涵養極具關係，但根據筆者在劇場的觀賞經驗，可發現不同的優秀舞者有不同展現方式，卻又皆可吻合舞蹈理論中和諧的要求，這種有趣的現象（和諧的狀態可由舞者的不同方式呈現），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康德的天才理論中對於藝術天才的分析。

關於康德天才理論的發展脈絡，有學者認為：「康德至 1770 年起開始發展他的天才理論，對天才與精神、才能、自然及機敏(Witz, wit) 概念的關係幾經思辨轉折，直到 20 年後在第三《批判》中確立他的論點。」（蔡幸芝，2013）。該學者並進一步提出康德的天才概念具有兩種主要意涵，「一指作為「天生的稟賦」(Gemütsgabe, endowment)，指謂一種創造新事物的「能力」(ability) 二指運用各種內心能力進行自由創作的「主體」(subject)，指謂藝術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得以運用創造性的構想力產出美的藝術(fine art)。」（蔡幸芝，2013）關於藝術天才的諸多內心能力何者最為重要？筆者認為，根據康德在第三《批判》中關於「構成天才的各種內心能力」中提到「精神」的概念最為重要，「精神」指謂「內心的鼓舞生動的原則。」（鄧曉芒，2004）這項原則透過藝術作品將「理性理念」和「美感理念」巧妙的結合在一起，例如「詩人透過「邱比特的鷹爪中的閃電」（美感理念）將「天神的權力」(理性理念)展示出來，或以「孔雀」(美感理念)將「天后的威儀」(理性理念)展示出來。」（蔡幸芝，2013）康德進一步提到：

於是我認為，這個原則不是別的，正是把那些美感理念表現出來的能力；但我把美感理念理解為想像力的那樣一種表象，它引起很多的思考，卻沒有一個確定的觀念，也就是概念能夠適合於它，因而沒有任何言說能夠完全達到它並使它完全得到理解。很容易看出，它將會是理性理念的對應物，理性理念與之想反地，是一個不能有任何直觀（想像力的表象）與

之相適合的概念。(鄧曉芒，2004)

舞者 B 在群舞中雖被安排在旁邊的位置，但是卻可以正向看待這件事，因為以觀眾的審美體驗為考量，她相信在觀眾眼中，每個位置都可能被注視到，放下自我的名利，以整體為考量，超越自我的利益感受。其崇高的心態猶如康德所強調的理性理念。對康德而言，理性理念不能有對應的直觀，藝術家卻企圖以創造性的想像力突破了理性的自我設限。藝術家的辦法是以想像力創造出的「美感理念」作為『理性理念』的象徵(symbol)。也就是說，舞者透過中國古典舞的身韻、身法外在的「美感理念」呈現其內心的理性理念(大公而無私)。這也是對康德的天才理論中「精神」的另一種詮釋。如果一群舞者(藝術天才)主動地、愉快地以「和諧」的美感、甚至「精神」的超脫意境為共同追求的完美演出的目標而團結起來，此時，不禁讓我們聯想起康德「目的王國」的一種理想社群。

肆、康德「目的王國」的核心概念

康德道德哲學體系中常見的諸如「絕對命令」、「自由意志」、「目的自身」、「自律」等道德概念，另外還有在政治哲學界極具爭議的「目的王國」道德概念。康德的這些哲學概念對現代西方道德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目的王國而言，有些學者認為，「它只是康德道德哲學的理論假設，不能對道德法則的有效性做出合理證明。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目的王國是基於人性原則對道德法則做出的論證，所以，它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毛華威，2013)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奠基》中進一步提到：

我們本身作為理性存在者(儘管在另一方面同時是感官世界的成員)屬於一個純粹的知性世界，這個純粹的知性世界，作為一切理智的一個整體，其理念為了一種理性的信仰起見，即便一切知識都終止在這個理念的界限上，也始終是一個有用的並且容許的理念，這為的是憑借目的自身(理性存在者)的一個普遍王國的莊嚴理想，在我們裡面造成一種對道德法則的強烈興趣。我們惟有認真地按照自由的准則行事，就好像這些准則就是自然的法則似的，才能作為成員屬於這個王國。(李秋零，2005)

有鑑於康德的道德理論常被人所扭曲或過度簡化成法則的遵守，知名

國際康德學者艾倫·伍德 (Allen W. Wood) 在其一篇〈什麼是康德倫理學〉 (What Is Kantian Ethics) 中切重要點的提出，康德認為人們應該通過他們自由和理性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團結起來。道德理論的根本目的是確定實現該協議的原則，從而確定正確的社群。為了捍衛及說明羅爾斯批評功利主義的觀點，艾倫·伍德 (Allen W. Wood) 進一步提出對於康德而言，必須從一開始就構想一個理性存在者的社區，作為多個不同和平等的人的理性協議，他們自由地選擇在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權的條件下團結他們的目的。因此，至關重要的是不要確定單一集體目的的手段。它是比這更基本的東西：它是確定任何合理的集體目標制度的組織原則。也就是說，當功利主義所追求的目的只是個人利益的集體最大化時，這個最大化的目的（或目標）或達成手段，並非由組織成員自由地選擇，並在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權的條件下團結他們的目的，而實際上是一個仁慈的暴君指導行動，透過集體審慎計算是許多對他們最有利的因素之一。

在艾倫·伍德 (Allen W. Wood) 的眼中道德自覺至關重要，因為我遵循它的根本原因是，如果我不這樣做，在我自己的眼裡，我的價值就會降低。一個總是做出道德上正確的事情並且總是希望做道德上所做的事情的人，如果他沒有想到（或者沒有被這個想法所感動的傾向）他會有更大的自我中心，那麼他根本就不是道德的代理人，如果沒有採取行動，那麼自我價值就會降低。這也是為什麼康德將意志自治和自我立法的尊嚴視為絕對義務的唯一可能理由。

關於康德的「目的王國」意涵，艾倫·伍德 (Allen W. Wood) 指出「道德的最終結束是社會而不是個人：它是一個目的的領域，其中所有理性存在者的目的將系統地聯合起來並相互支持。」 (Allen W. Wood, 2002)，他進一步將這種互相支持的系統比喻為友誼的模式，他認為對於康德來說，在普通人類生活中最終目的領域的最明確的模式是友誼，在這種模式中，他（朋友們）將他們的目的結合在一起，將他們的個人幸福被吞沒。真正的友誼也包括對完美友誼理想的承諾，在這種理想中，人類的目的是以這種方式團結起來。因為它涉及這種承諾，對康德的友誼使我們值得幸福（無論它是否真的讓我們開心），我們有道德義務與他人建立友誼關係。

伍、結語

弗里克舒論證出康德的目的王國是形而上學的，而非政治的（Kant's kingdom of ends: metaphysical, not political）的這個結論在政治哲學引發熱議，因為弗里克舒認為「目的王國」看作是由其成員交互強制和共同立法而形成的政治性系統整體，這種法權系統的詮釋嚴重偏離了目的王國的「形而上學」性質。筆者則針對「目的王國」這一個議題另闢蹊徑，提出康德的目的王國有沒有可能以第三種型態出現，也就是中國古典舞群舞的藝術表演型態可否是「目的王國」的表徵，也呼應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徵」的論點。從本文的討論中可了解到，道德的最終結束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這種理想社會互相支持的系統好比是一種友誼的模式，並透過自主性的道德義務與他人建立友誼關係。同時，筆者認為中國古典舞的「道德」舞蹈內涵想傳達的無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內（個人）外（群體）「和諧」的美感或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舞者的這種「和諧」美感的創造經驗，常處於「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況，也就是康德天才理論所說：「不能為之提供任何確定規則的那種東西」。此時，如果一群舞者（藝術天才）主動地、愉快地以「和諧」的美感、甚至「精神」的超脫意境為共同追求的完美演出的目標而團結起來，從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徵」的論點來看，中國古典舞群舞的藝術表演型態可說是「目的王國」的表徵。一如本文前言所論，透過中國古典舞的精湛表演（美是道德的表徵），同時也讓觀眾從對象（舞者）上「反思」到自己的主體，進而發現「審美的最終歸宿是走向道德」，也就是說，透過中國古典舞的群舞演出（美感理念）象徵康德的目的王國（理性理念）。本文所論僅為拋磚引玉，從撰寫過程中發現諸多未來可探討的角度，例如康德美學思想的再深究、康德目的王國的藝術實踐方向、康德天才理論下的「精神」及舞者本身如何能具體產生「道德自覺」並影響他人（如觀眾）等，凡此種種都有進一步鑽研的價值，以提供運動倫理學¹領域宏觀的視野和實踐的方向。

¹ 國內舞蹈學者嚴子三（1998）在其〈舞蹈的語言觀點〉中引述美國舞蹈學者 James 對舞蹈的定義：「舞蹈具有審美、運動、表達、溝通等等的特性」。也就是說，舞蹈就是一種運動。

參考文獻

- 毛華威(2017)。康德目的王國的困境與當代康德式的辯護。《北方論叢》，2017 年 01 期，136-140。
- 正見網網站(2018)。由《舞賦》一窺漢代的盤鼓舞。新思維。取自 <http://big5.zhengjian.org/node/75650>(線上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
- 李秋零(譯)(2005)。康德著。《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李秋零(譯)(2007)。康德著。《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新唐人記者訪談(2015)。起舞:內心的淨化與昇華—神韻舞蹈藝術家陳永佳訪談錄。《新唐人人文季刊》，9-10。
- 新唐人記者訪談(2018)。陳永佳:我的舞蹈人生在這裏才是起點。《香港:2018 年新唐人第八屆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12-13。
- 周啟成等注譯(2001)。《新譯昭明文選》。臺北:三民出版社。
- 鄧曉芒(譯)(2004)。康德著。《判斷力批判》。台北:聯經出版社。
- 鄧曉芒(2008)。《康德〈判斷力批判〉釋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張燕(2007)。讀我國傳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藝術專論——《舞賦》。《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科學版)》，9(2)，94-96。
- 蔡幸芝(2013)。康德天才理論的現代意義。《哲學與文化》，40(3)，41-61。
- 廖抱一(2013)。《中國舞蹈哲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 劉鳳娟(2013)。康德的目的王國理念——對 Katrin Flikschuh 的萊布尼茨式解讀的批判。《道德與文明》，4，57-63。
- 戴華(2018)。《康德道德哲學上課講義》。未出版。
- 嚴子三(1998)。舞蹈的語言觀點。《體育學報》，26，33-40。
- 蘇立偉(2018)。從康德美學論中國古典舞的道德意涵—以臺灣蔦松藝術中學舞蹈科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新北市。
- Allen W. Wood (2002).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trin Flikschuh (2009). *Kant's kingdom of ends: metaphysical, not political*,

in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edited by Jens Timmer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the Possibility of Kant's the Kingdom of Ends in the Form of Art from Kant's Theory of Genius

Li-Wei Su

NIAO SONG Junior High School And Art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Kant's the Kingdom of Ends thought by means of hermeneutics, and tries to explore Katrin Flikschuh's "Kant's kingdom of ends: metaphysical, not political." Is it possible that Kant's the Kingdom of Ends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rt? First, the paper begins 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Flikschuh's argument that Kant's kingdom of purpose is metaphysical, not political.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basic outlines of art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morality in Kant's aesthetic thoughts. Then, from this standpoint, it interprets the two senses of "harmony" in Kant's genius theory and the detachment of "spirit". Possible links to the "the Kingdom of Ends."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it is understood that for Kant, the rational concept cannot be correspondingly intuitive, but the artist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the rational self-limitation with creative imagination. The artist's approach is to create the "Aesthetic Ideas" created by imagination as a symbol of "Rational Ideas." That is to say, the dancers present their inner rational ideas (great and unselfish) through the body rhyme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and the external aesthetic concept. This is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spirit" in the theory of geniu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hows that Kant's the Kingdom of Ends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art, that is, the group dance performance (beauty concept) of Chinese classical dance symbolizes Kant's the Kingdom of Ends (rational idea).

Keywords: kant's aesthetics, the realm of ends, genius, chinese classical dance